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娇红记

段草书



成都员外申庆之子申纯秋试落第，遂至舅父眉州通判王文瑞家中闲住。与表妹娇娘相识，二人题花和诗，心意渐通，遂私下结合。申家于是向王家提婚……

原著◎〔明〕孟称舜
改编◎张雪静 鲁建荣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赵氏孤儿

汉宫秋

娇红记

清忠谱

窦娥冤

精忠旗



成都员外申庆之子申纯秋试落第，遂至舅父眉州通判王文瑞家中闲住。与表妹娇娘相识，二人题花和诗，心意渐通，遂私下结合。申家于是向王家提婚，不料被王文瑞拒绝。两个有情人只得洒泪而别。其后，申纯应试高中，王文瑞心中颇悔以前拒婚，又派人到申家议亲。谁知四川镇帅飞彪之子帅豹久闻娇娘之美，上门逼婚。王文瑞迫于帅家权势，只得答应。娇娘矢志靡他，一病而亡。申纯听到心上人已逝，也撒手人寰。二人死后，被家人合葬于濯锦江边，坟茔之畔，从此有一对鸳鸯相偎相伴。

ISBN 978-7-80598-248-9



9 787805 982489 >

定价：29.80元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娇红记

段萃志题



原著○〔明〕孟称舜
改编○张雪静 鲁建荣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娇红记 / (明)孟称舜著; 张雪静, 鲁建荣改编. —2版.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12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ISBN 978-7-80598-248-9

I. ①娇… II. ①孟… ②张… ③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362号

娇红记

原 著: [明] 孟称舜
改 编: 张雪静 鲁建荣
责任编辑: 杨 文
装帧设计: 天露霖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政编码: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6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0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248-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娇红记

前言

明代传奇《娇红记》，是一部流传久远的爱情悲剧。作者孟称舜，字子若，又字子适或子塞。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他的戏剧创作活动主要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除本剧外，还撰有《贞文记》、《二胥记》两部传奇和《人面桃花》等六种杂剧。他所编的《古今名剧合选》收入了元明两代的杂剧五十六种，对元明杂剧的整理刊布做了有益的工作。

《娇红记》所写的王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曾被编写成小说和杂剧，版本至少在十种以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兑的杂剧《金童玉女娇红记》和无名氏的小说《娇红传》。孟称舜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予以丰富发展，写成了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

《娇红记》写的是纯情美丽、多才持重的少女娇娘，在家中见到乡试不中出游散心的表兄申纯，二人一见钟情，从此诗词唱和，直至剪发盟誓暗许终身。申家遂遣媒向王家求情，舅父以“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能通婚”为由拒绝。申纯设计重来，与娇娘暗中结合，不料又遭侍婢飞红间阻，不得已各奔东西。后来申纯中榜得官，娇娘之娘之父觉其“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限量”，主动议婚。正当申娇二人憧憬着美好未来时，久慕娇娘美貌的帅府公子逼婚，娇父惧于帅府威势，只得将女儿另许帅子，致使两个有情人被活活拆散，最后双双以死殉情，实现了他们“生同衾，死同穴”的誓言。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正统思想。而申、娇形象的出现，是封建经济体制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倡个性

解放的必然产物。娇娘的爱情观和申纯“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的弃功名、弃天理、存人欲的人生观，是对封建礼教统治的反抗，是同封建礼教尽忠全孝进取功名思想的决裂。全剧主题受《西厢记》、《牡丹亭》的影响，强调择偶应“自择”，“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认为“人生之大幸，无过于斯”。他们理想中的择偶标准是“死共穴、生同衾”的“同心子”，将《西厢记》提出的郎才女貌标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实质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观，带有很强烈的现代情爱观的色彩，表明他们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希望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这一民主启蒙思想。作品通过对申纯和娇娘争取自由、追求理想爱情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以及渊博学识和横溢才华的展示，将其与荒淫无耻、不学无术的帅府公子进行了对比，突出了两种截然同的情爱观，同时也从侧面展示了他们鄙弃功名富贵的思想。申纯弃功名、存人欲的思想与《西厢记》中的张生、《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热衷于功成名就基础上追求爱情的观念截然不同。它是对明朝末期统治者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有力鞭挞，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觉醒，从申纯身上已可以隐约窥见《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雏形。我们认为《娇红记》是介于《牡丹亭》与《红楼梦》之间的过渡作品。

当然《娇红记》也不是白璧无瑕的，在娇娘与申纯身上存在着落后与消极的因素，他们受时代的局限，看不到爱情不能实现的社会根源，把它看做是命运的捉弄，也反映了剧作者思想的局限。

应山西古籍出版社之约，我们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为底本，将这部南戏剧本改编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白话长篇小说。

在改编过程中，我们力求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思想，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均以原著为准。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存在差距，由于编纂体例的要求，我们对作品的时序、场次、情节作了合理的调整和展开，并有大量的新增内容，对原著中次要人物的身世、性格作了一些合理的虚构，使之更加符合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使改编后的作品更加缠绵悱恻，更具可读性。在不影响现

代读者欣赏习惯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改编过程中缺憾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目录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娇

红

记



第一章	厚卿辞亲	001
第二章	纯姣初会	006
第三章	春寒晚绣	014
第四章	题花和诗	022
第五章	豪门访丽	030
第六章	绣房分疼	037
第七章	暖阁拥炉	042
第八章	雨阻佳期	050
第九章	乱世盟别	055
第十章	相思成疾	061
第十一章	密约断袖	065
第十二章	遣媒遭拒	075
第十三章	九美归图	086
第十四章	申纯得书	089
第十五章	醉卧青楼	094

第十六章	设计离家	102
第十七章	秀溪重逢	111
第十八章	娇红生隙	115
第十九章	拾笺扑蝶	126
第二十章	释疑盟誓	131
第二十一章	情泄春园	136
第二十二章	怜娘失言	148
第二十三章	途中赠佩	156
第二十四章	双凤及第	163
第二十五章	衣锦还乡	169
第二十六章	旧情难圆	174
第二十七章	情感东园	180
第二十八章	飞红明妖	191
第二十九章	柳暗花明	200
第三十章	豪门逼婚	206
第三十一章	邀妓演礼	216
第三十二章	泣别江畔	224
第三十三章	芳殒霜秋	230
第三十四章	厚卿殉情	237
第三十五章	合冢江畔	244
第三十六章	仙圆瑶池	249

第一章

厚卿辞亲

醉看花前妙舞，闲听座上新猷。繁华冷落尽消除，片晌顿成今古。一段幽魂渺渺，两行红泪疏疏。贞夫烈女世间无，总为情多难负。

话说北宋末年，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成都府，有位员外姓申名庆，字子余。祖籍汴梁，本是诗书世宦簪缨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下他一身一口，加之屡次求取功名未就，也有些心灰意冷，便带着书童申成江湖飘零，辗转来到锦江城，投奔世交王子由。王子由乃成都富豪，爱其才高，怜其遭遇，将其收留，从此主仆二人便流寓在成都。申庆天资聪明，凭仗着王子由的势力也置下些产业，温饱度日。人们便称他为申员外。

这申庆牢记《礼记·内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话。直到三十方准备成家。王子由便将长女许配与他。王氏性情贤淑，品貌端妍，知书达理，深明礼仪，与申庆夫唱妇随，琴瑟和谐，相敬如宾。次年得一子，取名为纨。这申纨长至六岁便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神童之美誉。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伤寒夺去了



申纯的性命。申庆夫妇真是痛不欲生。

又过数载，王氏才又接连生下二子，次子申纶、季子申纯。好在二子才貌皆不下于长子，申庆夫妻二人心中略感宽慰。申庆曾遭丧子之痛，故对纶、纯二子倍加呵护，亲自启蒙课读。二子及长，不仅通晓经史百家，且诗词章赋作得极好，在成都一带小有名气。

那幼子申纯八岁通六经，十岁能属文，于书法、音律方面也略胜兄长申纶一筹，且喜鞍马弓箭，常于读书之余演练一番，因而愈受父母宠爱。据说他的出生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那是一个静谧的春夜，天上玉盘高悬，地上清光如水，身怀六甲的王氏夫人轻抚着高隆的腹部，依枕甜甜地沉入了梦乡。朦胧间，一朵七彩云霓自天际伴着叮咚悦耳的仙乐声和百花的芬芳香味缓缓而下，且愈飘愈近，愈近愈香，愈近愈小，那香气扑鼻，沁人心脾，令人神迷意荡。王氏不由得张开檀口尽情将这雾团云状的仙气吸进肚腹之中，顷刻，便觉肠搅腹缩，疼痛难忍，惊叫两声清醒过来，但见室内香气馥馥，红光四溢，恍若白昼。

被妻子梦呓惊醒的申庆见到这怪异的情景，也茫然不知所措。

王氏腹痛阵阵，大汗淋漓，情知即将临盆，便催促丈夫派人去找接生婆。待接生婆赶到时，孩子已呱呱落地了，是个粉团玉琢异常清秀的俊美男婴。他就是申庆和王氏的第三个儿子。申庆夫妇十分欢喜，为他取名为纯，表字厚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申氏兄弟长大成人，尤其申纯已是弱冠年华，出落得丰姿俊逸，仪表堂堂，有如玉树临风。他开始读书时就聪明颖悟，实在是少有之奇才。琴棋书画方面也都颇有灵性，而且有那么种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着实受人爱怜。受州府贤士大夫推举，兄弟二人同赴选场，不料秋桂未折，双双落第而归。

申庆见二子失意功名，终日临风落泪，对月伤怀，郁郁寡欢，心中十分焦急，便张罗着为儿子们操办婚事。一时间提亲说媒的踏破门槛。申纶娶了本地周员外的小姐，郎才女貌，夫妻恩爱美满，自不必细说。只是申纯心高气傲，一般人家的女子看不到眼里，婚事几经说合总不如意，便拖了下来。

王氏有个胞弟叫王文瑞，现为眉州通判，他膝下有一对儿女，儿子王含，表字善父，年仅六岁。女儿王娇，小字莹卿，年方二八。此

女自幼才貌端妍，聪明伶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女红针黹样样过人，深得姑母欢心，王氏早就有心将她聘与厚卿做媳妇。只因这几年文瑞远在眉州，故一直未及遣媒说合。如今眼看儿子长大了，这事也该着手办了，只可惜三儿功名未就，兄弟不知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好在这段时间儿子有暇，不如先让他去舅家散散心，顺便成就这门亲事。王氏遂将自己的想法与丈夫说了，申庆也非常同意。

老夫妻商议已定，这日午睡起来，便叫管家申成到西院书斋去唤申纯前来。申成如今年过半百，双鬓已露星星银丝，他随主人流寓成都，寒来暑往几十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深得主人信任。自从去秋二位官人落场归来，这家里就像霜打了的茄子，没了生气，兄弟二人足不出户，闭门谢客。直到腊月里二官人成亲后，府中方有了笑声。只是三官人愈发少言寡语，连西院也很少出了，把个老员外老安人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知如何是好。老申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也帮不上什么忙。今日见员外与安人和颜悦色要见三官人，想必一定有好事，主人高兴，自家也痛快，申成不由加快了脚步。

进得西院就见身材高挑的三官人，一身居家打扮，头上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月白色绸带将浓密的头发挽成一个顶髻，身着月白色的绸袍，腰间系着浅蓝色的丝绦，立在当院那棵碧桃树下，倒背双手，极目远眺，似若有所思。一阵春风刮过，树下人发带、丝绦、袖裾随风飘飘，愈显得超凡脱俗，一派玉树临风的姿仪。老申成注视着这个曾在自己怀中玩耍的孩子，已经长成了风姿俊美的男子汉，不由心中感叹光阴的飞逝，眼里竟有些潮潮的。他慢慢走到近前轻声唤道：“三哥儿，老爷夫人有请。”

申成这声轻唤，将思绪万千的申纯惊醒。他转过身来，见是老管家，便客气地微微躬身道：“啊，是您老人家，何事烦劳您亲自前来？”

申成拭了拭眼角道：“三哥儿，老爷、夫人唤你到中堂议事。”

“您老可知是什么事吗？”

“想必是喜事，我看老爷夫人眉开眼笑的，快走吧。”

“喜事？我有什么喜事？是不是又有哪个媒婆来过？”如今申纯最讨厌说媒提亲的，尽管二哥成亲后，小两口整日里恩恩爱爱，出双入对，他也有些眼热，但自己曾立志不得功名，绝不成家，一旦黄金屋有了，何愁颜如玉？现在上门提亲的，料也是些小家碧玉，登不了



大雅之堂。

申成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三哥儿还是快走吧，别让老爷夫人等急了。”

申纯只得随老管家出来。到了中堂，只见爹、娘、兄、嫂俱在，便揖拜道：“爹爹、娘亲、哥哥、嫂嫂安好。不知爹、娘唤儿商议何事？”

申庆与王氏相视一笑，捋了捋颔下花白的长髯慢慢说道：“卿儿，你舅舅现在眉州为官，我与你母亲早就有心思让你前去问安，只是你学业功名要紧，不宜分心。如今场事已过，你可乘暇去眉州走一遭。一则看看你舅舅、舅母、表弟、表妹；二则跟着你舅舅也开开眼界，长点见识。不知你意下如何？”

申纯闻听此言，心中好一阵喜欢。一则是他与表妹娇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义颇深，只因母舅在外做官将家小带了去，多年不见，甚是想念；二则是早就听人说眉州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很想到那儿游览一番。前些日子，他就有心请求父母让他去眉州看看，只是科场失意，不敢开口。今日见父母专为此事与己商谈，不由得喜上眉梢，爽声应道：“孩儿愿往。”

王氏见小儿子一扫脸上阴霾，心中十分高兴，轻声叮嘱道：“我儿见了舅、妯，可休要少了礼数；见了娇娘、含弟也要有个做兄长的样子。”

申纯点头道：“孩儿记下了。”

“还有，我儿住上些日子便回来，不可久滞于舅家，令我与你娘在家中挂念。”申庆又嘱咐道。

“孩儿晓得。”

“三弟，切不可‘乐不思蜀’，须早些回来。”申纶在一旁插言道。申纶比申纯年长两岁，兄弟二人自幼行则并肩，寝则同床，二十年来形影不离，虽则三弟只是探亲小别，但兄弟总还是初次单独出门，他有些放心不下。

申纯笑道：“哥哥休做儿女子之态，小弟迟则半载，少则月余便能回来。”

申纶认真地指着堂前庭院中的桃花说道：“如今这满庭桃花正肥，待花落时，你一定回来，免得让人挂念。”

“好罢，谨遵兄命。”申纯扮了个鬼脸一揖到地。

“孩儿，眉州距此虽然不远，但路途之上一定小心在意。”申庆爱怜地叮嘱道。

“要不，就请申成辛苦一趟，陪着你去？”王氏觉得老管家见多识广，靠得住，便与小儿商量道。

申成也不放心，见夫人这么说，忙对申纯道：“是呀，是呀，还是我跟三哥儿去吧。”

申纯心里觉得好笑，自己已经成人了，可爹娘兄长依旧将自己当孩子看，便一本正经地说：“不必，不必，家中事多，离不开老管家。”

“你一个人能行？”嫂嫂周氏低声问道。

申纯神气十足地说道：“爹娘、兄嫂尽管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申纯又道：“一定要快些回来，免得让人挂念。”

申纯拖声曳调地道：“知——道——了——”

王氏见儿子不愿家人跟着，也不勉强，便吩咐丫环为申纯打点行装，令老申成选好坐骑，备好鞍鞴，明日便送申纯启程。

申纯兴奋得一夜未眠。

正是：

杨柳枝头色变黄，躬承亲命去他乡。

家人早把归期数，莫为看花殢洛阳。



第二章

纯姣初会

且说申纯拜别爹娘兄嫂，扬鞭策马启程向西而行。但见蓝天下一江春水奔千里，汹涌澎湃；两岸青山排闥来，丘壑起伏。傍水杨柳条条抽青，隔树桃花朵朵嫣红，翠松古柏虬枝铁干，修竹新篁潇洒蓬勃，时时莺啼燕舞，处处倚红偎绿。田野上农人村妇插秧耕作，郊原上诗朋酒侣相携踏青，好一幅如诗如画的春光图。

申纯置身其中，心中块垒早已化为乌有。一会儿，纵马疾驰狂呼呐喊；一会儿，缓缰慢步吟诗唱词，真正是随心所欲，畅快无比。不过两日，已到眉州地面。

进得城中，只见大街两旁华屋林立，酒肆茶坊幡旗飘扬，青楼勾栏笙簧迭奏，市场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申纯左顾右盼一路打听来到了城西通判府。

申纯抬眼一瞧，只见这通判府背依青山，门傍绿水，粉墙碧瓦，朱门高阶。隔墙望去，里面亭台楼阁，轩敞峥嵘，后面一带花园里茂林修竹，假山怪石，景物粲然。

申纯来到门前，见有一位须眉皆白的老院公正向路上翘首观望，似有所盼。便向上拱手问道：“请问老人家，此处可是王通判府邸？”

“啊，正是。公子是？”

“我乃是王通判的外甥申纯申厚卿，烦请老人家为我通报一声。”

“噢，你就是申官人。我家老爷前几日就接到姑奶奶的来信，说三官人要来，今早上老爷令我在门前迎候。请三官人略等片刻，我进去通报老爷夫人。”

王文瑞是王子由的嫡子，少年老成，刻意功名，从小受父亲的教诲，立下了定国安邦的大志，怀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抱负，萤窗雪案，发奋读书，十七岁中秀才进府学，及冠中举，而立之年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他体恤百姓，为官清正，在朝中颇有廉名。调任眉州通判已两年有余。夫人赵氏乃蜀中名门之女，仪容端庄，贤达明理，相夫教子，克守妇道。膝下一对儿女皆聪明孝顺。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王通判公事闲暇之时，倾自己平生所学，教儿女读书、习字、填词、作画，看他们帘前嬉戏，倒也十分惬意。

小儿善父方在启蒙，女儿娇娘年已二八，只因宦居在外，尚未许聘于人。这也成了他夫妻二人的一桩心事。说起来也是离奇，这娇娘出生时还有一件怪事。

十六年前赵氏临盆时，体力不支，昏厥过去，一缕香魂飘出屋外，迷茫间，就见南天方向，紫雾红云蒸腾，顷刻天门大开。仙乐声中，五彩云车从里面驶出，车上坐着一位身着霓裳、螭首蛾眉的仙女，手捧一束异葩，驾云车向赵氏飘来。那仙女笑盈盈地折下一枝含苞欲放、晶莹夺目的花蕾递与赵氏说道：“此乃天上名花，娇贵无比。我今奉玉帝旨意将其赐与你，须好生看护。”赵氏惊喜万状，忙接花在手，正欲拜谢，只觉下身撕裂般的剧痛，“啊”的一声疼醒过来。耳边听得有人在说：“生了，生了，是个千金。”话音未落，一声娇啼便划破了夜空。

赵夫人认定此女乃天上仙葩娇卉投生，便与丈夫王文瑞商量着为爱女取名为娇，小字莹卿。

王文瑞与姐夫申庆意气相投，且非常赏识两个外甥的才华。近年身体老迈，常思将申纶、申纯接到任所相帮相衬，分担些家中事务。无奈他们读书进场，总不能如愿。前几日成都来信言及申纯将来探望，合家老小皆大欢喜。想这两日就到，便派王忠到门前迎候。

午后，王通判正与夫人在熙春堂叙家常，就见王忠满面春风进来



禀报：“老爷、夫人，申三官人到了。”

“现在哪里？”赵夫人问道。

“就在府门外。”

“快快有请。”

“是。”

再说王忠返回府门之外，口传老爷、夫人有请，顺便接过申纯手中的丝缰，交与身边一个家仆，自己为申纯带路进府。

申纯随王忠进得府门，就见偌大的庭院，两边是游廊，正中是穿堂，穿堂当地安放着一个紫檀架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是小小三间厅房，厅后是正房大院，院中湖石砌就的假山玲珑剔透，数枝青藤攀缘其上，叶间各色小花星星点点，灿若绣屏。绕过假山，是一排长长的茶蘼架。从架下穿过，正面是五开间雕梁画栋的中堂，檐下正中悬块黑底金字大牌匾，上书三个大字“熙春堂”。中堂两旁是游廊厢房。尚未走到近前，就见舅舅王文瑞一身家居服饰，携夫人赵氏、侍女诸人迎下阶来。

申纯疾走两步上前，双手作揖，一躬到地：“久别尊颜，容小甥一拜。”

王文瑞忙用手相搀，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眉清目朗、风流俊雅的书生，感慨万分地说道：“贤甥，快快免礼。久违音讯，今日骤见贤甥，使老夫有不胜之喜。想不到多年不见，贤甥已然一表人材。若陌路相逢，老夫还不敢相认呢。厚卿，你父母一向安好？”

“禀舅妗，我父母安然无恙。”

“那就好，那就好。”

“舅舅、舅母也好吧？”

“都好、都好。”

“老爷，还不让纯儿里边叙话？”赵夫人一旁说道。

王文瑞眼中湿润：“看我高兴糊涂了，厚卿，快快进堂叙话。王忠速去厨下准备酒饭，为三官人接风洗尘。”

“是。”王忠笑嘻嘻地去了。

申纯随舅妗进得堂中，见厅正墙挂着本朝国手郭熙所画《山庄高逸图》，回溪断崖，树隐山斋，峰峦秀起，云烟变灭，端的是气势不凡。两边是王文瑞手书的一副对联，装裱精致：“溪声夜涨寒通枕，山色朝浓翠染衣。”紫檀条几上摆着青铜鼎彝和一个兽头香炉，篆烟袅袅，